

編者按：青島各國營工廠的工人同志們在民主改革運動中，回憶自己過去的英勇鬥爭歷史，用歷史事實說明了工人階級與共產黨的血肉相連的關係，用歷史事實說明了今天的勝利是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長期鬥爭得來的。記取這些歷史事實，對於全體工人、職員、工會工作者都有極大的教育意義。但這二十餘年來的歷史史蹟不是一次便可以蒐集完全的，這裏所蒐集的僅是很小很不完整的一部份，我們將這一小部份材料印出來的目的，是爲了讓老工人同志們看了之後，能提供更多的史蹟材料，加以補充加以修正，使我們將來能編印出比較完整的讀物。我們要求每一個工會工作幹部都要注意蒐集青島工人運動的歷史材料，並望隨時整理好寄給我們。王偉同志在工作中隨時注意向老工人作調查，是值得大家學習的。

一九五一年八月五日

黨領導四方鐵路工廠工人進行革命鬥爭的光榮歷史片斷

——該廠老工人丁菊畦、王玉祥、韓文玉等同志所談——

王 偉

(一)

一九二三年，平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後，黨派遣了王荷波同志（也有人知道他叫滿玉綱）祕密地與四方鐵路工廠的工人取得聯系，並且經過一個短時間的教育，使工人的原始組織——「聖誕會」的發起人郭恆祥、郭學謙……等，以及一部份青年工人，像傅書堂、丁子明（即丁菊畦）等，開始了政治上的覺悟。至此，工人有了政治領導，成立了俱樂部 and 圖書室。在工作業餘時間，工人在破爛的車廂裏舉行了投票，改選了「聖誕會」，郭恆祥當選會長，張吉祥當選副會長，郭學謙、姜成瑞……等被選為評議長。

這年六月以前，黨在先進的青年工人當中，建立了黨、團的組織。傅書堂、郭恆祥等入了黨，成立了一個黨的支部。從此，四方機械廠工人運動便有了核心領導。

三、四月的一天中午，因客貨車場的一個木匠中風死亡，工人們提出要求廠方發給棺材的意見，「聖誕會」帶着工人的意見，向廠方交涉成功了。工人們在黨的教導下，開始奠定了鬥爭勝利的信心，便一次連接着一次地向壓迫剝削工人的軍閥、帝國主義進行鬥爭，但另一方面，鬥爭也就一天天的複雜起來。軍閥、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們，開始收買了一部分領班企圖打入工人組織，以便探聽工人中的消息，他們發給每一個領班一套呢料制服，袖口上繡着金線，但是一般的工人甚麼都沒有。於是，黨又發動工人向廠長要求每人發給一套布料制服的鬥爭。結果因廠方不肯發給工人制服，而只得把領班的一套呢料制服也取消了。這一次鬥爭，工人粉碎了敵人企圖分化工人隊伍的詭計。

五月中旬，廠方又尋求新的陰謀方法去破壞工人運動了。他們竟以四廠（現在的車架場）丟失了一塊篷布圍裙爲藉口，把被誣衊爲「小偷」「破壞廠規」的喬奉九等四個工人開除送法庭法辦。「聖誕會」時期工人與軍閥、大資產階級激烈的戰鬥，就從這裏開始了。

「聖誕會」在黨的領導下，派出代表到廠長室去交涉，要求答應被開除的工人復工。廠長把責任推到管理局身上，於是工人代表又和管理局副局長等交涉，經屢次交涉無效，黨便決定發動工人罷工鬥爭。

在決定罷工那一天，表面上一切都還安靜，但是到了下午三點鐘，郭學濂到動力場拉動了汽笛，於是一千二百多工人從十一個車間裏湧出來，排成五個大隊，高舉着紅旗，浩浩蕩蕩的向膠濟鐵路管理局進軍。下午四點鐘，便把管理局圍圍包圍了。由工人代表郭恆祥等五人出面與局長進行交涉，提出：

- 一、釋放被捕工人，使他們立即復工；
- 二、增加工資一角；
- 三、死亡有棺材等五個條件。

工人代表三進三出，局方開始準備頑抗，但是當代表每一次與局長交涉的時候，工人都在外面高呼口號，表示「局長不答覆，我們就不回去！」罷工堅持到晚上八點鐘，工人隊伍毫不紊亂，鐵路局長這才被迫答應工人所提的條件。第二天喬奉九等人復工了。

黨領導工人爭取了這次偉大的勝利，並且深刻地教育了工人要走鬥爭的道路去爭取自己的解放，因而黨在工人中建立了極高的威信。

鬥爭是一天天的複雜和尖銳起來了，軍閥、大資產階級壓迫工人革命運動的手段也更加惡毒，最後就拔出了屠刀。

在這一次大罷工後，軍閥、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遭到了可恥的失敗，在強大的工人隊伍面前，他們便直截了當地把帶槍的「力量」搬出來了。

罷工勝利後的第七、八天，小衙門的所長（警察派出所一類）把「聖誕會」的領袖叫去。這個「小丑」只是憑着他佩着槍，所以才能够奉行他主子的吩咐，又是威嚇又是利誘的對郭恆祥等說：「你們答應呀，祇要取消『聖誕會』，就提升你們當監工。」郭恆祥等工人很堅決地對他們說：「我們是給工人辦事的，不是爲了自己！」這個「小丑」的拙技失敗了，於是又換上了一位警長，這位警長找工人領袖談話時。更是厚顏無恥，他說：「你們想想看，局長要隨便添一、二個人還能不行嗎？俗語說『小腿拐不過大腿。』」又說：「喂！你們不是爲了利益嗎？不是爲了錢才來作工嗎？假使你們答應了不辦工會，就可以到平漢路去當個把頭……」這個自作聰明的鬼頭，工人們立即識破了他的詭計，沒有人上他的當。他們的拙技失敗了。

之後，警衛、巡官，甚至於連警察廳長也在內，他們輪流進行威嚇，利誘工人，直至他們發覺了工人的意志是不可動搖時，於是就開始「動武」了。

晚上，警察就到處去找辦工會的人，逼得「辦工會的」祇好偷偷地在廠子裏躲藏着睡覺。祇是又過了七、八天，廠裏的警衛隊突然放出了空氣，說：「郭恆祥……都是『革命黨』。」「吳大帥（吳佩孚）已經下來了指令，要開除他們。」當晚，廠子裏開進了三四十個人的保安隊，加上原有的警衛，把廠子的重要地方都站上了崗，形勢顯然是緊張了。果然，第二天廠方就貼了廠令，說是奉「吳大帥」令，開除郭恆祥、郭學濂、耿華山、張吉祥四人。

郭恆祥等被開除後，工人被武裝監視着關在車間裏，「聖誕會」被封閉了。

軍閥、大資產階級代表們暫時的勝利了，但是他們並沒有征服了一個真正的工人，黨在這個時候轉入了更嚴密的活動，準備着有利時機去打擊敵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膠濟鐵路因南北派的爭執，北派蓄意驅逐剛來的南派，便由北方上層的局長、段長、站長等控制，舉行了全路停車罷工。

在罷工之前，北派的局長趙德三想利用四方機廠的工人壯大他們的力量，四方機廠的黨研究了當時的情況，便決定了丁子明（菊畦）、傅書堂……等爲代表向管理局長進行談判。

在談判中管理局長像假理直氣壯地講：『我們的口號是「魯人治魯」，決不讓外人侵入！』工人代表立即回覆他說：『我們工人是爲了有飯吃！』

狡猾的管理局長估計到他們的力量已經够了，便拒絕了工人在談判中所提出的要求。

以後，鐵路就在他們的操縱下，在一天夜裏十二點舉行了全路停車罷工。

四方機廠的黨獲得鐵路已自行罷工的消息，便決定趁著軍閥、大資產階級內部混亂的時機，第二天便發動了全廠罷工。這一次罷工因爲有準備、有計劃，所以很有秩序。在罷工前幾天，黨已經秘密發動組織了工會，因之，罷工一開始，就產生了罷工委員會，並且成立了糾察隊。

在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第一天全廠就推選了二十多個代表向廠長提出了五項要求：一、恢復被開除工人的工作（郭恆祥……等）；二、必須承認工人有自己的工會；三、不分領班、工匠、小工、學徒，一律每月增加大洋六元；四、發給大煤、房金；五、連發年終獎金。

狡猾的廠長，他拿著工人代表交給他的五個條件，忽然計上心來，於是他像是安靜的對工人說：『好，請大家停一停。』說着，他便走出辦公室，躲過包圍辦公室的工人，從後門溜了出去。

大約過了有二十分鐘，工人代表見廠長還不回來，就知道受騙了，於是分頭去找。當我到機車場時，廠長正在拿起一把『鐮』，強迫守衛機器的工人作工。同時，正在鍛工場宣傳『代表不回來，我們就不開工』的工人劉沂治等，看見工賊『領班』唐太春正在開電門，於是他便直衝向包圍辦公室的工

人羣衆，向工人們大聲喊道：『了不得，他們開車了！』憤怒了的工人，拿起各種工具，喊着『打走狗！』蜂湧地趕過來，情緒極爲憤怒。廠長的祕書這時企圖說兩句『安撫』的話，但是叫工人一頓喊打的聲浪把他又嚇跑了。最後，廠長才不得不表示態度說：『工人可以暫時不上工，等我去交涉！』

罷工的第二天，軍閥、官僚資產階級控制的所謂『膠濟鐵路停車罷工』，由於他們達到了目的，便自行復工。法庭和局方馬上以此藉口去鎮壓四方機廠的工人罷工運動。於是罷工的第三天廠方便要求工人復工，第四天鐵路警務處長，一個高個子大瘋子的軍閥，便帶着衛隊，坐鎮在廠長辦公室，把工人代表喊去，要他們每一個人都留下一個名字，問他們『爲什麼罷工』，『爲什麼鐵路都復了工而你們還不復工？』

代表中的青年工人倫克忠，直起身來對他說：『處長先生，請你想一想：你們一個人每月都拿七、八十塊錢，又有房子住，又管吃的，又管穿的。看我們工人一天祇掙三、四毛錢，孩子、老婆一大「拖拉」，我們還能活下去嗎！……』瘋子處長噤了嘴，無精打彩地一句話沒說就走了。

當着一切威嚇手段都失敗之後，軍閥和官僚資產階級在工人面前不得不表示讓步了。最後廠長表示接受以下條件：一、廠方承認工會是工人階級自己的組織；二、被開除的工人立即復工；三、即發獎金。至於增加薪水和房金、大煤等，表示祇要工人先復工，繼續請示交通部。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復工了，並且繼續爲實現三、四兩條向廠長鬥爭，自然他們先答應了前三條是一種滑頭欺騙手段，可是復了工的工人仍然不放鬆的跟他們鬥爭，這才迫使廠方在復工後不得不公佈：不論大、小薪水一律增加工資七分（日計），加生活補充費每月一元（等於房金……）。

這一次罷工又勝利了。通過這一次罷工，越發教育了工人；祇有組織起來才能鬥爭勝利。因此，在沒有罷工以前，祇有七百多人簽名參加工會，但是在罷工當中，全廠一千四百多工人就全部參加了。而且，經過鬥爭，這一次工會組織比任何一次都鞏固。閱報室和圖書館又成立了。不久，以這個工

會爲基礎，發動了整個膠濟鐵路的工人，成立了「膠濟鐵路總工會」（會址就在今天的四方鐵路工廠合作社的房子）。

這次鬥爭的勝利，正處在大革命開始的前夜，這一次勝利不僅影響了整個膠濟鐵路的工人，而且影響了青島市受帝國主義、軍閥壓迫的工人弟兄覺醒起來，他們都願意學習四方機廠工人的榜樣。於是，自來水廠、紗廠……等工廠工人，都先後組織了工會。

(三)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慘案」的前五天，青島大康（現國棉一廠）內外綿（現國棉二廠）、隆興（現國棉三廠）、富士（現國棉七廠）、鐘淵（現國棉六廠）……等日本紗廠，因要求增資、反對虐待而舉行的罷工，遭到了軍閥、日本帝國主義的血腥屠殺。

事情發生在五月二十八日晚十點鐘到早三點鐘。軍閥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勾結，開槍向內外綿（現在的國棉二廠）罷工工人射擊，當場被打死三人，輕重傷二十多人。

軍閥與帝國主義的代表在屠殺了工人的同時，派遣了大批的軍隊到各大工廠去鎮壓和監視工人運動。但派往四方機廠的一隊保安隊，工人們很快就感化了他們。當士兵覺悟到是被反動派利用，而他們本身在過去也是勞動人民的時候，他們便偷偷的也要求加入工會。而且，他們對工人的活動也就不加干涉。

黨在這個時間又派遣了一批幹部來青島工作。當時中共山東地方委員會派李慰農同志（又名王倫、湖南人）在四方機廠黨的支部作領導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四方機廠的工人首先組織了「青、滬慘案後援會」。

在後援會的領導下，鐵路工人開始了對青、滬慘案的宣傳募捐活動。工人們帶着宣傳品，每天都分數路出發活動。他們在農村中向農民宣傳「帝國主義和軍閥怎樣壓迫人民」，他們乘着火車同旅客

宣傳，向學生宣傳，因此，工人的罷工鬥爭很快便博得廣大學生、農民的同情，使廣大的人民覺悟起來。差不多，工人每天都從農民手裏募得大批的糧食、地瓜乾來支援仍在繼續鬥爭的紗廠工人。一次，膠縣中學的學生特地派遣了代表，帶着在學生中募捐的九十塊大洋送到後援會。青島大學的學生也派代表與工人代表接洽成立「各界聯合會」，以團結廣大市民一致參加這個反帝、反封建的運動。

六月十日，後援會發動了全市四千多工人的大遊行。在那一天，本廠工人鬥爭由廠內走出廠外，他們從「日本領事館」路過，直到「督辦公署」，沿途高呼「打倒日英帝國主義！」「取消領事裁判權！」「打倒軍閥！」「要求懲辦殺人兇手！」

工人用實際的鬥爭行動，把全市人民都引上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鬥爭的道路，於是「各界聯合會」便成立了。之後，這個組織驅逐了打入內部的好細分子，便改名「青島市外交促進會」。

中國的軍閥奉他們帝國主義主子的指使，對這一次遊行就更加忌恨了，他們接着上一次的屠殺，在這次遊行之後，便在一個晚上搗毀了膠濟鐵路總工會，捉去了四方機廠工人糾察隊長趙石可和共產黨員李慰農。第二天，保安隊執法處長任大瘋子帶領一百二十個大刀隊，到工人宿舍搜查工會負責人。這時廠方也趁火打劫，配合屠殺開除了五十三個工人。

他們在這次逮捕之後，屠殺了趙石可（共產黨員）、李慰農（共產黨員）、倫克忠（共青團員），把一部分優秀工人關進了監獄。工人鬥爭遭到了這一次嚴重的破壞，之後的活動就更加嚴密了。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者，他們以為屠殺就可以平息工人運動，就可以維護他們的血腥統治。可是他們想錯了，無產階級永遠不會向反革命屈服，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人民大革命就非勝利不可！今天，這個勝利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工人階級已經成為新中國的領導階級，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今天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我們應當高度發揚革命鬥爭的光榮傳統，為鞏固勝利和發展勝利而奮鬥！」

青島紡織工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英勇鬥爭的歷史片斷（註一）

王·
偉·

一九二五年的鬥爭

一、四月鬥爭

在日本財閥開辦的紗廠中，日本財閥對中國工人的苛刻待遇非常殘酷。他們每天祇用一角五分錢的工資，強迫工人給他幹十二小時的工作。而這點工資，除了儲蓄金，就祇能買到五個「燒餅」。同時，由於工作時間過長，工人們在吃飯的時候，就必須在車間一面看車、一面咬着乾糧。這些吃人的豺狼，不僅在經濟方面喝工人的血，而且隨便打罵侮辱工人。其打人之甚，據一般老工人回憶說：「日本人祇要一進了車間，馬上就和放「小鞭」一樣，到處都是「拍！拍！拍！拍！」的響聲，誰沒挨揍，那就太慘了！」

不久以前，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反對日本財閥壓迫的鬥爭勝利了，並且，黨在上海日本紗廠工人鬥爭勝利之後，派了幹部來發動青島日本紗廠的工人運動，當時由上海派來的幹部，據現在二廠的工人說其中有一位叫王錫。（註二）開始，他在大港開了一座「夜校」，祕密接近工人，對工人進行階級教育。另外還有一、二個人，就祕密的住在工人宿舍裏。二月，本市四方鐵路工廠工人向軍閥的鬥爭也勝利了，這就更鼓舞了紗廠工人的鬥爭信心，四月初旬，大康紗廠（現在的一廠）的先進工人蘇民義、司明章，二廠的閻思棟、范希祖等，就發起組織工會，但加入工會的工人名冊，立即為走狗偷給日本財閥。於是，日本財閥乃極力壓制，大康的廠主得了上海的教訓，就先法制人，實行武力鎮壓，強制搜查工人宿舍，並開除工會發起人，捕拿活動分子，甚至非刑拷打。這樣一來，就激起了工人們

的憤怒，在黨的領導下，大康紗廠的工人於四月十九日開始罷工了。

在罷工的開始時，工人向日本財閥提出五條要求：

一、日工十小時，夜工八小時；

二、取消房價；

三、每年發給花紅；

四、每年准工人告假一月；

五、每日增加工資一角。

日本財閥當然不能容納這些條件，工人遂召開緊急會議，重新決議了廿一條，限廠方廿四小時答覆。這廿一條，除去前五條外，重要的條文有以下幾點：

承認工會；

因工受傷，工資照付，醫藥在外；

延長吃飯時間至一小時；

不得打罵華工；

每年給假期一月，假期內工資照發，並不得開除工人；

減少童工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

以後不得藉故開除工人代表；

罷工期內不得扣除工資；

○（註三）

大康罷工後，內外棉（現在的二廠）紗廠工人於廿三日響應罷工，廿四日隆興紗廠（現在的三廠）亦舉行罷工，隨後長琦、鐘淵（現在的六廠）都捲入漩渦，而日本在青島的鈴木絲廠，在紗廠罷工

的影響下也罷了工。罷工聲勢的浩大，一時罷工人數達一萬餘人。（註四）

在罷工初期，日本財閥態度非常強硬，並勾結中國反動勢力鎮壓工潮。而罷工工人，在黨發動的全市性的罷工後援會的援助下，始終不懈的鬥爭。當時日本財閥斷絕工人伙食，而工人就每天吃六個大銅板的大米；他們勾結了中國的反動軍隊包圍工人宿舍，而工人就在街上露天睡覺。同時上海日本紗廠工人這時發表宣言，也喊出了：『如果廠方不承認青島工人的要求，上海就要舉行同情罷工。』中國工人階級鬥爭的堅決性及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一致表現，使日本財閥感到驚慌，於是就不得不承認工人的條件，最後由日本領事同中國商會出任調停，並與工人代表簽訂九項條件：

- 一、改善工人待遇；
 - 二、食費加金一錢（日金，等於「法幣」一角）；
 - 三、工作中受傷的工人，支給工資及藥費；
 - 四、吃飯時休息三十分鐘；
 - 五、休息時間晝夜勤務各為十分，在午前三時及午後三時以後；
 - 六、復工的工人支給兩日工資，但五日不復工者不在此限；
 - 七、工錢從速支付；
 - 八、工人賞錢公平辦理；
 - 九、不毆打及辱罵工人，有犯過的給予相當戒飭。（註五）
- 青島日本紗廠的中國工人罷工勝利了。這一次罷工從四月十九日到五月十日復工，共罷工二十二天。雖然這還是青島紗廠工人的第一次向敵人的鬥爭，但是在第一次的鬥爭中，就表現了無產階級鬥爭堅決的革命傳統，表現了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 在這一次鬥爭勝利之後，黨在工人階級中樹立了極高的威信，工人紛紛參加工會，使工會組織日

益鞏固起來。

二、五月罷工：

四月罷工勝利後，日本財閥與中國封建軍閥張宗昌就更進一步的勾結，待他們秘密協商妥當後，就開始向工人進攻了。因之，雖然工人鬥爭勝利了，工廠也復工了，但是日本財閥並未實行所訂條件，而且逐漸地把工人領袖開除出廠，而中國的反動軍閥法庭就在紗廠大門之外，逮捕這些工人領袖。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反動行為引起了工人的大憤，於是在五月廿五日又舉行了第二次罷工。

經過鬥爭考驗了的紗廠工人，接着第一次鬥爭勝利的熱火未熄，在舉行第二次罷工時，情緒就更高漲，罷工工人晝夜守住機器，高唱着自己所編的歌曲，最流行的，即到今日工人尚記憶的，有一首是四月和五月罷工時唱的：

『乙丑年大家起義，

上海得知。

有大康訂出日期，

同心協力，

內外罷工，甲乙班齊起。

第二次罷工條件與第一次大致相同。

工人罷工後，日本帝國主義即由旅順口開來驅逐艦兩艘，而中國的反動軍閥也出動了保安隊、陸軍、海軍陸戰隊，將罷工各廠佔領，用武力勒令工人出廠。

二十八日晚十時，內外綿紗廠罷工工人與鎮壓工人罷工的保安隊的一軍閥發生衝突，當場即被其打傷工人一名，至拂曉前三時，軍閥便下令向內外綿全體罷工工人開槍，到四點鐘時，工人趙文和、

王春景、王敦嘉三人被打死，重傷六名，輕傷二十二名，並把全部罷工工人禁閉起來，之後三天不給飯吃。並且，軍閥、帝國主義者在蓄意實行血腥屠殺的前數日，已逮捕了共產黨員王鎬，在實行屠殺的同時，又將工人領袖蘇民義、司明章、閻思棟、范希祖、……等六人逮捕，解往濟南軍閥張宗昌的「將軍府」。(註六)二百多個工人被日本財閥宣佈開除。

五月卅日，青島紗廠工人被屠殺的血跡未乾；軍閥、英、日帝國主義者，又在上海屠殺中國工人了。

軍閥、帝國主義的反動罪行，激起了全國工人階級的憤怒，在工人階級的帶領下，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反抗，覺醒了的中國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在全國的政治形勢下，青島市的黨發動工人組成了「青、滬慘案後援會」，並向市民宣傳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罪行，發表宣言，募捐支援青、滬尚在罷工鬥爭中的工人。

六月十日，黨又發動了空前規模的遊行示威運動。這一天是星期日，紗廠工人、四方鐵路工廠工人、啤酒廠工人、學生、……四千多人從「日本領事館」路過，直到「督辦公署」，遊行的行列，在火熱的太陽下，雄壯地前進。沿途高呼「打倒日、英帝國主義」，「取消領事裁判權」，「懲辦殺人兇手」……等口號。經過這一次遊行，出現了全市各界人民聯合鬥爭的機構——「青島市各界聯合會」。以後，這個組織粉碎了反動勢力的控制之後，便改名為「外交促進會」。

在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高潮下，垂死的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都非常驚慌。青島市紗廠……工人，不屈地示威遊行就更使他們忌恨了。於是，反動軍閥張宗昌、畢樹成在他日本主子的指使下，又開始了較第一次更為廣泛的屠殺。在一個晚上，他們搗毀了「膠濟鐵路總工會」、「青滬慘案後援會」，屠殺了共產黨員李慰農、趙石可，及共青团員倫克忠，進步的記者——公民報主筆胡進之等，並且將一些被屠殺的英雄的頭顱掛在五號砲台路旁，寫着「赤化黨」三字。

五月罷工，就在二次屠殺中被鎮壓了。雖然我們又被迫進入了車間，但是我們的流血教育了全國人民。全國人民在全國工人階級的流血鬥爭中，被帶領着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政治鬥爭，大革命運動就在這一次全國性的運動之後開始了。事實說明了，工人階級們沒有屈服，更激烈的鬥爭才剛剛開始。

一九二九年的關爭

一九二七年，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叛變了革命之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產階級就相互勾結，使中國的工人成爲世界上受壓迫最慘重的工人。

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開辦的工廠，受中國反動勢力的保護，就更肆無忌憚的壓榨中國工人。在青島的日本紗廠，他們不僅取消了一切在工人罷工勝利後所簽訂的條件，而且更變本加厲，工作時間又加到十二小時，星期日白、黑班換班時，工人還得加班二小時零四十三分鐘。細紗工人如果放了花，日本把頭見了就打。工人在這種強制勞動下又祇好一邊開車一邊咬着乾糧。而一個人一天所得的工資呢？最多的不過一毛八分。

一九二九年六月，有薪鬥爭光榮傳統的紗廠工人，在三面受敵的惡劣情況下，爲反壓迫、反剝削又舉行罷工了。罷工時所提出的條件，大致是：（註七）

- 一、中午吃飯時關車一小時；上午九時、下午三時各休息半小時；星期不加點。……
- 二、每人每天增加工資兩角；
- 三、取消把頭，不准打罵和隨便扣押、開除工人。

罷工一開始，日本財閥們就以停工威脅工人，另一方面就偷偷收買工賊，企圖瓦解分化工人隊伍。罷工工人，在罷工初期即向僑社會局請願，要求援助。而中國的反動政府不僅毫不理睬，暗地裏則

聽從他日本主子的吩咐。同時在國民黨反動派控制下的偽工會，在開始時還裝着進步的面目，但是逐漸地就投靠了日本財閥，他們受日本財閥金錢的支配，變成了工賊。像當時內外棉紗廠的沈玉樸、馬進彪、高進德，在工人決意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作鬥爭時，他們就裝着進步的面目發動鬥爭，但是鬥爭真正起來了，他們立即爲敵人去報告消息，幫助逮捕工人領袖。工人鬥爭在這種情況下非常艱苦，但是鬥爭意志却毅然堅決。罷工的時間一天天的拖下去，工人甯肯睡在馬路上、到野地上去挖野菜吃、甚至有的討飯吃，都不去上班。

七月中，日本財閥在偽工會的協助下，在外地重新召來了一批新工人。於是事情激起了罷工工人的大怒，他們把工賊用拳頭恨恨地教訓了一頓，大康的工人，在晚上，跳過牆，把廠門打開，把新招來的一批工人都驅走，把賬房也給搗毀了。白天，工人們就在四方、滄口一帶巡邏，阻止工人上工。一天，巡邏工人見鐘淵紗廠附近開來一輛日人的汽車，工人一湧而上，把汽車給他搗毀了，於是日本人開槍將工人王克堯打傷，並拖入鐘淵紗廠，投入鍋爐內燒死。而國民黨反動政府，任憑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不問也不聞。而我們全市工人，在反動軍隊刺刀監視下，不能公開支援一步，就這樣，我們紗廠工人單獨跟敵人鬥爭了四個月。

四個月的罷工，使日本財閥在經濟上遭到了巨大的損傷。任管他們有多少力量，總關不過我們。最後，日本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再唆使出他的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出來調停了。九月裏，偽市長馬富祥裝着「偽君子」，出來交涉了。

罷工工人爲了談判容易進行，就答應了他們先開工再談判的條件。十月初，工人正式復工了。復工後，日本財閥靠着中國軍閥反動政府的護庇，僅僅作了少許待遇上的改善，而罷工前被開除的工人，每人發給大洋八十元結束了事。

紗廠工人在這一次鬥爭中，忍飢挨餓，並且始終不屈的戰鬥，也流了血，終於勝利了。在敵人的

包圍形勢下，這種鬭爭的勝利，是非有堅強的意志和高度的紀律性作不到的。在這次鬭爭中，工人們認清了僞工會和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的真面目，這一次鬭爭也大大地教訓了敵人，使日本財閥在短時期內，不敢再狂動的降低工資和打罵工人。

「九一八」事變時，賣國賊蔣介石，正甜於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內戰。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了我國的東三省，一時氣勢兇兇，因此，在中國開辦工廠的日本財閥們，態度也就漸漸地變為更加兇惡。在青島的日本紗廠中，他們又逐漸地取消了在罷工中所答應的條件，並且，打人罵人的現象又繼續發生，而國民黨反動集團，就到處捕殺共產黨員、進步分子。所以，當日本紗廠的工人進行鬥爭時，國民黨反動派就變成明目張胆地幫助日本財閥。

一九三一年，日本財閥毫無顧慮的將一百多名進步工人開除。於是工人就同樣的組織起來打日本人。結果，僅錦洲紗廠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捕去五人。工人們要求釋放被捕工人，於是激烈的鬥爭又開始了。但是敵人比以前也更兇惡，工人罷工，他們就實行大批的開除、逮捕，鬥爭在這種情況下沒有成功。

當時，青島市的黨，在向明等同志領導下，鬥爭方式由罷工轉變為怠工、破壞；不作大的、多作分散的蔭避的鬥爭。「五一」節以前，錦洲紗廠細紗和搖紗全體工人，用到點一齊關車的怠工方式去反抗加班，以後又用開半車辦法去對抗日本財閥的拒加工資鬥爭。因為工人團結的好，黨領導的堅強，所以日本財閥幾次召集工人開會都未能解決。最後，國民黨特務（工賊）獲得了關於我們黨的一部分情報，於是就實行了大逮捕。黨的組織被他們破壞了，僅錦洲紗廠被捕去的就有共產黨員三人及進步工人八名。

黨的組織雖然被破壞了，但是蔭避下了的共產黨員繼續領導鬥爭，終於我們取得了一部分勝利，工人工資由每日六角增加到一元或一元多。

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護廠鬥爭

在抗日戰爭期間，以及人民解放戰爭的初期，黨在青島領導工人階級的對敵鬥爭，主要在破壞敵人的生產，以物資支援黨的武裝鬥爭。

一九四八年以後，人民解放戰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青島在我軍的包圍形勢之下。黨在這時領導青島工人的對敵鬥爭，由破壞敵人生產，採取敵入軍事情報……等，轉變為秘密調查敵人的企業、生產單位的內部情況（規模、產量……），一九四八年下半年，黨號召地下黨員去團結老技術工人、發展自己的組織，防止敵人破壞、宣傳人民解放軍的入城紀律、約法八章、號召黨員以鬥爭去歡迎「解放」。

一九四九年二月，敵人在我軍的打擊下，初次準備逃竄，護廠鬥爭就從這裏開始。

在中紡各廠中（即現在的國棉各廠），二月的護廠鬥爭，由於我們黨掌握了行政上的領導權，並且團結了上層的行政人員，在廣大的工人中，黨團結了優秀的工人，在廣大工人的支持下，普遍的成立了護廠隊。二月護廠之後，六月二日敵人在我軍的最後打擊下從海上逃竄。在六月二日敵入逃竄之前，匪幫們曾企圖破壞、強劫工廠，中紡各廠工人，在黨的領導下護廠鬥爭就展開了最激烈的一幕。當時，每一個廠子遭過敵人搶劫物資，而護廠工人就拿起「守衛」的步槍進行自衛。他們把廠門緊閉，分頭看守着機器，夜裏，工人們把貴重的物資、布匹蔭藏起來，一有敵人來搶劫，他們就全部蔭避起來叫敵人找不着。迫不得已的時候，就把一些另碼布拿出來應付一下。

在一廠，工人們聽說敵人要來破壞機器、機動課，工人們就連夜把機動課的鐵梯子鋸斷，把機器零件藏起來，日夜看守。工人們這樣堅決的與敵人進行鬥爭，從五月到解放，一個月中，在「鬥爭勝利」的鼓舞下，沒有人表示怯弱、疲倦。直到把大批物資、機器，完好的交給人民為止。